



新刻
改正

孟子

道春點

三

12
1914
9



印 口仁12
結 1914
表 9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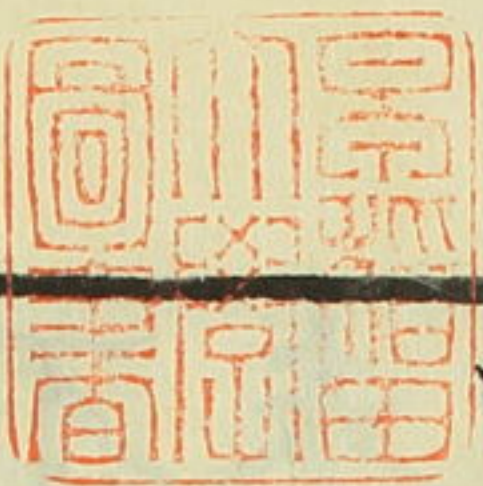
凡二十
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
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菜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故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

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

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

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

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

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

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

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

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

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

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欲為君盡君

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

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

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

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

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所以廢

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今惡來亡而

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不親我則反求諸

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及其仁反其智及其

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

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

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君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

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

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遠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

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

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今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

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

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

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

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虜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鬻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祖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虜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千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

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

熱遊不以濯

取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子學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蓄與從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

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人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

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福

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

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

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晁錯所謂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走音秦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鰈魚者懶

也。為叢。鵙者鸚也。為湯武。鵙民者桀與

紂也。為去聲。鵙與驅同。懶音闕。爵與雀同。鸚諸延切。淵深水也。懶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鸚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

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

為之鵙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今之

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

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

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必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疋且溺

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昏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

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棄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而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入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孟子卷三

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

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

獲於上良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

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

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躬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

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

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子思子曰伯

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蓋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

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切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入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艸萊任

土地者次之

辟與關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方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

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平。瞭音了。眊音老。良善也。

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度。廋音搜。廋也。言亦心之所發。

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

為哉。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子墨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

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在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子又傷其父也。

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

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

不義也。一失其身，則廢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

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

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以曾元養

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

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志，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

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

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入也。曾元不

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入也。曾元不

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入也。曾元不

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久也此但能事
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

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

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諂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

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入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
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
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
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

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

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
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
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

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
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
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入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

樂正子見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

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

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

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

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

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子墨子謂樂正子曰：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餽啜也。餽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餽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

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瞽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

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歸，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
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艸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艸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艸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

密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順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豈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音句下

凡三千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

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

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

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

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杜音江杜方橋也徒杜可通徒行者梁亦

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關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闔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

行人使之辟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

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治

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王曰禮為舊君

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

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

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

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

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

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
子言蓋如此

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

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入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

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

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

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
○孟子

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

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

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

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

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

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養生。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

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

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飮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

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

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一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濁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入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

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外反。涸下各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入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子墨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

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
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
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
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

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
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
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
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且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

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君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
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滅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
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

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
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一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甲
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

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
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
霸迭興而桓

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予未得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

私猶竊之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辭義至於周孔而以此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

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

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奪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

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疾
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
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
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河及矣夫尹公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今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猶言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

以祀上帝

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孟子

西子美婦人蒙

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鑿天

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間。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

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

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

言。子墨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

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致失此禮故不與

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

禮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

至哉

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

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

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

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

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

則君子不患矣

天音扶鄉人鄉里常人也君子存心不為故無後憂

○禹稷當

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

孔子賢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

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鬪

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

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

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

急也以喻禹稷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

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此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也。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
 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
 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天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是，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

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

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猶微

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古 矚

竟反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

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

孟子卷之八

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播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子曰：字闕文也。良人，丈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之，求富貴者皆以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

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

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怒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怒無怒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怒父母也。楊氏曰：非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川居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士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孥則慕妻孥。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
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
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七也
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
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

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

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友詩齊國風南山
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
之言也對讎言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
不聽其要足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

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惻惻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

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愧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乃以兩立自捍而下得不效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嘗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瑀弓也象欲以舜之年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林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子孟子言

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之有庠有廩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

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

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或曰今道州

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

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

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

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子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

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

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
仁之至義
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
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
舜見瞽瞍其容有威孔子曰於斯時也天
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
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
子矣

朝音潮岌及反咸丘蒙子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慙慙不
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
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下之事耳堯在時舜未
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
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
歿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
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
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

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聲。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辭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馨。臝。臝。齊。栗。馨。臝。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祗敬也。載事也。臝臝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馨臝。往而見之。敬謹如此。馨臝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馨臝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

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固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

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

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

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
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治去聲 相去聲
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
視聽民之歸舜效此則天與之可知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
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
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
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
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

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
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入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
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
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

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周公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夏殷周繼。

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夏殷周繼。其

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

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

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華國名。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林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

使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

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哉。賢音高。反。又戶驕反。賢音賢。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

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

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

覺謂悟其理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中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

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

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

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

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

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道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

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

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

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

也

雝如字又音壁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

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

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

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

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

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

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

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

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

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

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

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

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

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

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昧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被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

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

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

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脫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

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

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

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

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

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

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

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茂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入

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

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必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

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

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人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

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

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

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

宮堯金宮舜於副宮而就鄉食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宜者然當時但

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誣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曰卻之卻

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曰請無以辭

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

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

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聲誥書作寇徒對及禦止也止入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入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愆無凡民二字諫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

其貨閔然不知畏於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
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
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

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
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
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入之盜不

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入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
皆不義之類然必禦入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
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
諸侯雖曰取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入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
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
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
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美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
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

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下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季留於一國也。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軌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也。

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聲苗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

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

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

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

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

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也視其空乏則周恤之也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

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

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

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

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

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

悅賢乎亟去聲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未後復來餽時。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後言不以入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於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

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誓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

有亟拜之勞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

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天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子曰在國曰市

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

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

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

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

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曰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

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庶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昧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折羽而注於旂之上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久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

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美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

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任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

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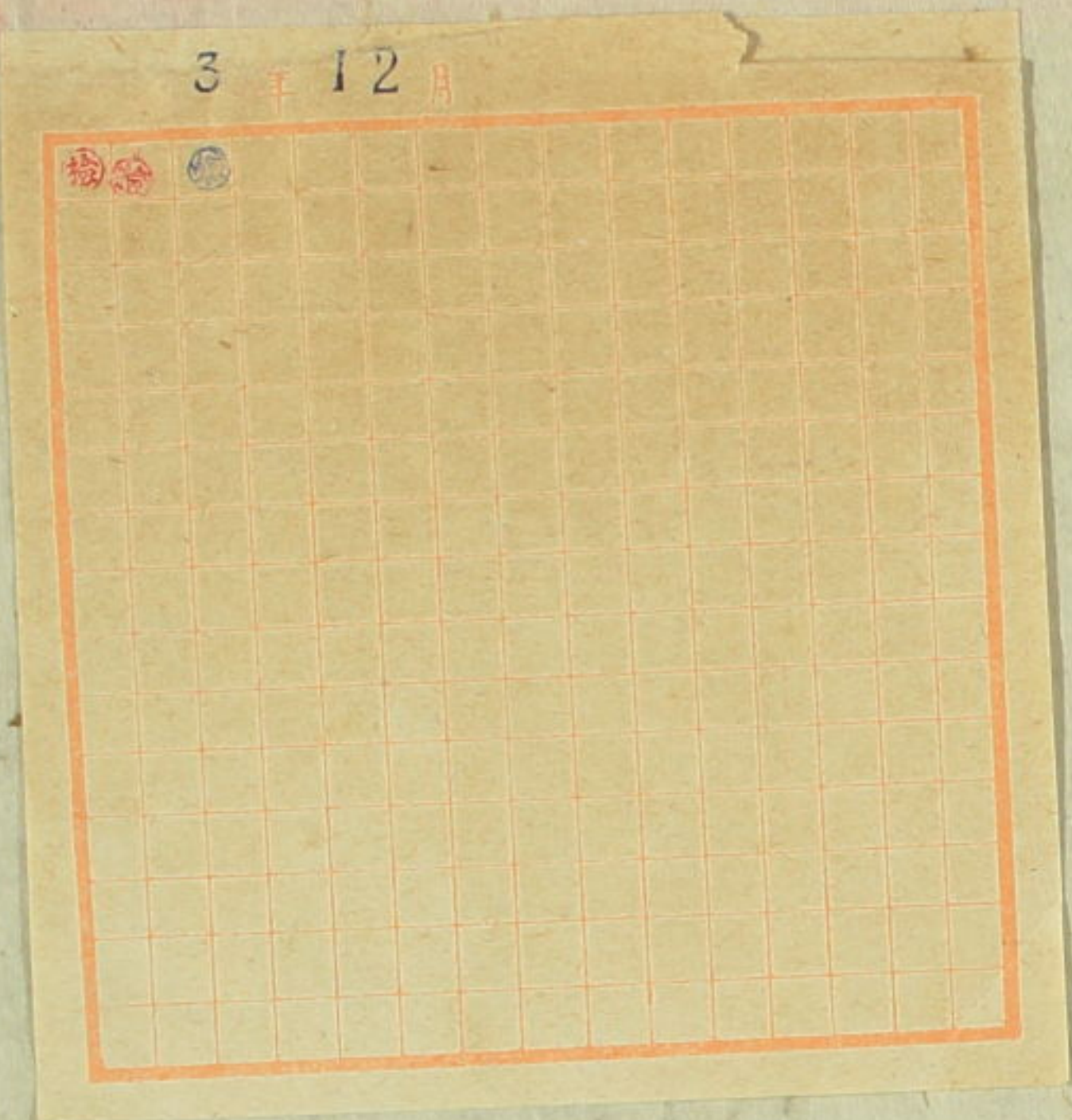
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

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

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

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上



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

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

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君臣義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

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太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

